

民国  
社会小说选粹

MinGuo SheHuiXiaoShuo XuanCui

# 留东外史

下

不肖生

著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民国社会小说选粹



# 留东外史(下)



不肖生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# 苦女儿蓄志报仇 硬汉子正言却色

却说萧熙寿正说到被那女士缠得有些像样的时候，忽然姓方的回来了。熊义便急急的问道：“还有甚么笑话，难道对着两个男人，也说出疯话来吗？”萧熙寿道：“你听我说。那时姓方的回来，只略谈了几句不相干的话，向我说道：“我和一个朋友约了有紧要事，须立刻就去。范女士多在此坐坐，仍是请你替我陪着谈话。我去干完了事就回。”说着，对范女士点了点头，下楼走了。我心里着急，忙喊慢些走，我有话说。他只做没听见，径出了大门。我更加犯疑，姓方的若不知道范女士是个不可近的人，如何会见面如见了鬼物一般，避之惟恐不速？范女士又是他的熟人，来看他的，他平日最喜讲礼节的，这回忽如此无礼，必有缘故。但是他若知道范女士是个侦探，或是个无赖的女人，应该暗地说给我听，使我好防备；不应只图他自己脱身，看着我去上当。

“我登时心里越想越不高兴，越不肯和范女士亲近。范女士见我变了态度，也坐着不言语。此时的日子最短。不多一会，就电灯上来。范女士坐得太无聊了，忽然起身对我说道：‘我想邀先生到一处地方散步，诉说几句心腹话，不知先生许可不许可？’我听她你呀你的喊了半天，此刻忽又称起先生来，也不解她的用意。想说不去，又怕她笑我过于胆怯，便问她想去那里散步。她思索了一会道：‘这里离皇宫不是很近吗？围着皇宫有条小河，那里又清洁，又寂静。对面古树参天，景致在月底下更是好看。我想邀先生去那里清谈一会。’她这时说话的声音很带着愁苦，我虽摸不着头脑，但不好说不去。教她在姓方的房里等着，我假说更换衣服，跑到自己房里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手枪，将子弹上好，关了停机钮，插入肚包里面。身上穿的衣多，外面一些也看不出。出来时，教她在前面走，

我跟在后面，步步留神。

“走到皇宫小河边，看四围寂静，绝无人声，只远远听得电车轧轧的响，月影从古树里穿到河堤上，阴森森的。一河清水，也从黑影里透出波光来。俯着铁栏杆朝下一望，使人不寒而栗。我在这可怕的景物中，不由得更把范女士作鬼物看待，总觉不敢近她的身，她却也不靠近我。河边上有个铁灯柱，她倚灯柱立着，仰面望着对岸的树，默然半晌。忽长叹一声，即见她拿着手帕拭泪。我还怕她是一种做作，不敢就过去理会，后来见她愈哭愈加伤心的样子，忍不住问她哭些甚么。她没答白。连问了几句，才止了哭说道：‘我因见先生是个侠义之士，一腔的怨气想在先生跟前申诉，只有先生能替我报仇雪恨。不过我见先生的日子太浅，没有要求先生报仇的资格。想来想去，除了将父母的遗体自献与先生，先求先生怜爱外，没别的法子。不料先生心如铁石，不肯苟且，我心中说不出的愧悔。然我心里越是愧悔，越是崇敬先生，越觉得我的仇恨非先生不能申雪。但是我又虑及在先生跟前露出了许多丑态，怕先生轻视我，以为我是个下贱女子，下次不容我见面，我一腔怨气再没有申诉的日子了。因此，虽明知先生厌恶我，我也不敢走开。想就在大熊方将冤情诉给先生听，见楼底下有人，恐怕走泄了，于事有碍，拼着使先生再厌恶我一时半刻，把先生请到这里来。话还没出口，我心里便如刀割一般的痛，禁不住先哭了。’”

熊义叙述到此处，惊异得叫了声“哎呀”道：“这女子的用心真是可怜！我虽还不曾听出有甚么冤情，只听了这般举动，这般言语，设身处地一想，我的鼻子就由不得有些酸了。”萧熙寿道：“你的鼻子就酸了吗？再听下去，怕你不掉下泪来。我心肠最是硬的，昨夜也陪着洒了无穷的泪。你听我述下去罢！当时我见她说得那们可怜，连忙安慰她道：‘你不用悲苦，你有甚么委屈，尽管说给我听。只要我的力量做得到，无不竭力替你帮忙。我平生爱打抱不平，不问交情深浅。’她听了，拭干眼泪，向我深深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‘先生能替我雪了仇恨，即是我的大恩人。我的身子听凭先生处分，便教我立刻就死，我也含笑入地。’我说：‘你不要说这些客气话，快将事情说出来罢！’她即对我说道：‘我今年二十四岁了，在家的名字叫辉璧。我父亲是荆州驻防旗人，讳亦孚，为荆州飞字营管带。母亲是景善的侄女，生我兄弟共五人。我居长，以下四个皆是小兄弟。我们

旗籍人在荆州办了个女学堂，都是旗人在荆州做官的大姑奶奶才进去读书，我也在那学堂里。辛亥年八月十九的那一日，革命党在武昌起事了。消息传到荆州，我尚在学堂里，校长还不肯停课。有同学的对我说：这回革命党比别省的闹得凶些，像是从军队里运动下手的。荆州的常备军，外面也有被革命党运动的谣言。你父亲在飞字营当管带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又抽上几口大烟，恐怕疏了防范，为害不浅。你何不请假回家，向你父亲禀明一声。这回不似别省，莫以为尽是谣言，不去理会。若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教堂里的洪牧师，我家父亲和他有交情，已办了交涉，临时保护我一家。你父亲如肯入教，跟他办交涉，大约不会拒绝的。

“‘那时我年轻，虽听了同学的这们关切的话，心中还不大以为然。同学的连说了几次，我才请假回家。我父亲正躺在炕上抽烟，来了几个朋友，也坐在炕上闲谈。我躲在屏风后，听他们谈论的正是武昌革命党造反的事。我父亲兴高采烈的说，革命党成不了事，不久自然扑灭。那几个朋友随声附和，说得革命党简直毫不足畏。同学的话，我便不敢向父亲说了。我父亲营里有个哨官，叫范健飞，是湖北蕲州人，为人阴险刻毒。我父亲寿诞，他来我家祝寿，见过我一次，即托人来说合，被我父亲斥退了。不久他犯了事，我父亲将他的功名详革了。不料他投身革命党，荆州军队里的军兵，他有交情的不少，他一煽动，全营变乱起来。驻防兵尽是旧式武器，毫无纪律，那有抵抗力？汉兵见旗人即杀，不问老少女女。满城炮声震地，我在家中知道不好，盼望父亲回来，好找着同学的，暂时避入教堂。谁知父亲再等也不回来，母亲惊慌得毫无主意。我正检点细软，打算带着母亲和三个小兄弟先到教堂里去。第二个兄弟有事去武昌没回。我们一行，连两个丫头、两个当差的共是九人。

“‘刚待出门，只见我父亲跟前一个贴身的小使名叫连胜的，满头是汗，气急败坏的跑进来，指手舞脚，半晌说话不出。母亲不待连胜开口，流泪说道：我家老爷一定殉难了！连胜定了定神才说道：老爷已被范健飞杀了，太太、大姑奶奶快带少爷逃难罢，范健飞只怕就要来这里抄家了。我母亲一听这话，登时昏倒在地。一家人手忙脚乱，忙着灌救。猛听得门外拍、拍、拍一排枪响。我的第五个小兄弟那时才有两岁，在一个丫头手里抱着。枪声尚没响完，一颗飞弹穿来，正中小兄弟后脑。可怜一声都没哭出，已脑浆迸裂，死在丫头手中。丫头惊得呆了。接连又是几枪，两个当

差的和连胜想挡住大门，那来得及！枪声过去，我眼望着两个当差的同时中弹倒地，手脚乱动几下就死了。连胜跑回来，一把拖住我母亲，向我说快从后门逃走。我不知怎的，两只脚就如钉住了一般，第三、第四两个小兄弟，一个十一岁，一个七岁，都拖住我的衣哭。我当时痛澈心肝，只得一手携着一个，跟在连胜后面。刚走了几步，从后门已拥进十来个荷枪的叛兵，也不开枪，就用枪上的刺刀对着我母亲及连胜身上乱戳。可痛我母亲，听了我父亲殉难的信，已是急昏了。将要断气的人了，那消几下，就没了性命。那些狼心狗肺的叛兵，不知与他有何仇恨，两个都被戳翻在地了，还不肯住手。有一个兵，背上斜插着一把单刀，抽下来朝我母亲小腹上就是一刀，五脏六腑都随着刀迸裂出来。我在旁边看了，心里如何不痛？两只脚也有力了，几步跑到那背刀的兵跟前，好似有阴灵暗助，一手就把那刀夺了过来，连我自己都没看清楚，已一刀将那兵的脸上刺得鲜血淋漓。那兵回手来夺我的刀时，我也撞昏，倒在我母亲身上，不省人事。

“等到清醒时，张眼一看，已是夜间。房里昏暗异常，看不出在甚么所在，但觉身子卧在稻草中，略一转侧，即瑟瑟作响。一只破碗放在窗台上，里面有灯芯点着。灯光暗小，窗棂里复吹进风来，吹得时明时暗。我掉转脸，向房中四处定睛一看，三面靠墙根都铺着草，好像还没睡人。我鼻孔里呼吸的空气，很带着些霉气，知道不是在自己家里。此时身上并不觉有甚么痛苦。忽听得远远的枪声四起，猛然触动了白日的惨状，心里便如万刀丛扎。又有几个荷枪的兵，手里提着灯笼走进房来。拿灯笼在我脸上一照，齐声道：好了！脸上转了血色，大概不会死了，分两个在这里看守，分两个去报告范队官。即听得走了两个，留下的两个支开三个灯笼桶子，将灯笼撑在地下，就墙根下稻草中坐了。一个说道：今天的满贼真杀的不少，大约将近二万人了。一个答道：何尝尽是满贼，我们亲同胞，也跟在里面冤枉死的不少。一个道：跟在里面死的都是满贼家的奴隶，也死得不亏。好笑他们以为躲在教堂里就可免了这一刀之罪，谁知在教堂旁边屋里一把火起来，烧的烧死了，逃出来的，一阵乱刀乱枪，都收拾个干净，比坐在家里死的还要难受些呢。我卧在草中听了，知道同学的一家也同时被难了。我一家即跟着避入教堂，也免不了惨祸。

“‘兵士又说道：范队官的胆量也真不小，这时候，无人不恨满贼，他偏敢留了这个祸根，难道做了官，还怕没有老婆？若教长官知道了，难

说不受处分。这个答道：他怕甚么长官！于今是强者为王。他是有大功劳的人，谁管得了？我听得这们说，范健飞将我一家杀尽，独留着我预备做他的妻室，那一时的心中痛恨也说不出。又是一阵脚步声响，坐在墙根下的两个兵士连忙立起。脚声响进房来，火把灯笼照得房中通红。我虽只见过范健飞一次，他的面貌还能彷彿认识。只见他军官打扮，拿着一筒手电，在我周身照了一照，照到我脸上，见有泪痕，拿着条汗巾替我来揩。我乘他不备，在他手下死劲咬了一口，咬掉一块寸多长大的皮，连我身上都滴满了鲜血。’”

熊义听述到此处，跳起来大叫一声道：“痛快，痛快！”熊义这一声叫，倒把萧熙寿吓了一跳，笑说道：“我昨夜听到这里，不也是和你一样叫了一声痛快吗？她见我叫痛快，叹气说道：‘先生此刻听了叫痛快，若在当时看了我那凄惨情形，正不知要如何替我难过呢。我既咬范健飞一口，是安排等他拿枪打死我。那知他并不动怒，连痛都不喊一声，只回头叫兵士快去房角上或屋檐里寻蜘蛛窠，敷在伤口上，即用那替我拭泪的汗巾裹好，和没事人一般的问我想吃甚么。我怎肯理他？他从兵士身上的干粮袋里，掏出一瓶陆军干粮厂的罐头牛肉，两块面包，又拿了一水瓶的茶，都放在我身边，对我说道：‘你用不着愁苦。这回的事全是天意，你们满人应遭的劫数。便是你一家，也是天数注定的在这大劫之内。不然有我早来你家一步，也不至全家俱灭了。还算万幸，你不该死。我跨你家的门，就看见一个兵士糊了满脸的鲜血，恶狠狠的，双手举起单刀，正要朝你头上劈下来。我来不及喊救，一手枪对准那兵士的腰肋打去，单刀还没劈下，已中弹倒地。那兵士的同伴不服，向我开枪。我要不是带的人多，也要同死在你家里了。那些不服的兵士在厨房里放起火来，一刹时烈焰腾空。我本想将你母亲及你几个兄弟的尸首一并搬运出来，外面的炮火太猛烈，我带的兵士都要准备对敌，没有这们多的闲员来搬尸首，只得叫我随身几个亲兵将你用棉被裹了，扛到这僻静所在来。我于今其名就是个队官，职务却比司令官还要繁忙，已教亲兵去民间掳两个女子来，伏侍你将息。去了半日，想不久就要回来了。你不要恨我，以为你全家是我杀戮的。你去打听，在荆州的满人那怕是初出娘胎的，看容留了一个没有？我能杀得这们多吗？我为你担着天大不是，你如何反恨我，咬了我一块肉？’他说完教兵士把牛肉罐头用刺刀划开了，说要我吃。我明知他是特

意拿这些甜言蜜语来哄骗我回心的，我和他不共戴天之仇，岂肯容易听信他的话？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你这狼心的恶贼，你在我父亲营里当前哨，我父亲何尝薄待了你？你亲自动手杀了我父亲，又派兵来杀戮我全家，只当我不知道，还拿着这些话来哄我！满洲人死了一两万，我要留着这条苦命做甚么？你要杀要刚都听凭你，只快些动手罢！你不动手，我便自己撞死了。

“‘后来我才翻悔。末后我就撞死的这一句话不该说的，倒提醒了他怕我寻了短见，加派四个年老的兵士轮流看守着我。第二日，掳了两个女子来了。一个四十多岁，一个才二十岁，和我同年，都是民间的媳妇，逃兵难逃到深山之中。范健飞派出几名亲兵，在乡下四处寻找，家家户户都空洞无人。料是藏匿深山了，对着山上树林丛密之处开枪乱射。果见有许多百姓从树林里跑出来，翻山过岭的逃走。亲兵赶上去，强壮的大脚的都跑得远了，仅剩了这两个脚小的跑不动，被掳了来，向我说诉。范健飞赏了两个每人一百块钱，几套衣服，教两个好生伏侍我，监守我，不许我寻短见。又过了几日，把我移到乡下一个大庄屋里，大约是绅士人家。人都远远的避难去了，房屋器具搬不动，也不敢留人看守，被范健飞找着了，将我移到那里居住。我既寻死不得，两个女子又受了范健飞的命令，跪在地下苦苦的求我进些饮食。寻死的方法种种都易，惟绝粒最难。我自己苦熬了五六日，实在熬不住了。范健飞又每日来，极力表明不是他杀了我父亲。我也心想：就是这们饿死了，杀我全家之仇有谁来报？即进了些饮食。在那庄屋里住了十多日，两个女子和几个老亲兵监着我，不教我出去，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。范健飞教两个女子朝夕劝我从他。我想：既落在他牢笼里，是不能由我说不从的，除是死了。留得一口气在，明知他是个阴险刻毒的人，怎肯放我过去？并且要报仇，也不能不近他的身。不过我一家父母兄弟都遭了惨死，若一口就承诺他，反使他生疑。我一个弱女子、没有帮手，范健飞又是个有勇力的男子，万一做他不死，白加上我一条性命。我心里计算，口里答应他不必等三年制满，但要等我伤痛父母的心略减杀了些，再议这事。他听了，却也不再来逼迫。

“‘看看的民国已经成立了，范健飞当了团长。把我拘禁在武昌，伏侍我的人也都换了。我出入仍是不能自由，只防范我寻死的心思懈怠了许多。不敢说欺先生的话，我那时寻死的念头也是没有了。如此住了两年，



范健飞或一日或间日来看我一次。虽也曾提到婚事，我一推托，他便不往下说了。癸丑年带我到江西，这时就逼着要我成婚了。我早已存心，我的身体横竖是父母给我的，只要报得父母的仇恨，无论如何糟蹋都没要紧，长是这们分开住着，到死也没有报仇的机会。当下就答应了，和他在江西结了婚。

“‘不久，他又革命失败了，就带我到这里来。我含酸忍痛，不敢露出一些形迹。前几月，他接了内地朋友的电报，教他回国商量革命的事。他想带我同走，我推故不去。自他走后，无时无刻不物色帮手。奈在此留学的青年浮薄的居多，一望都是脆弱不堪的，何曾遇见先生这般壮健又有肝胆的人？我在朋友处初次见了方先生，听他言语举动，心里就仰慕的了不得，十分心思想结识他做个帮手，所以今日特来拜他。不料一见先生，就非常惊喜，一种强毅之气发现于外，不由得缩出去脚又跨了进来。及闻得姓名，猛然记起那日在三崎座看比武，上台打翻日本壮士的，黑板上是写着中国人萧熙寿的字样。先生虽更换了和服，不说出来，有些难认，说破了，再回想当日在台上连敌数人的神威，就彷彿犹在目前。处我这种境遇，见着先生这种人物，如何肯失之交臂！先生若肯见怜，便教我为奴为婢伏侍一生，我也甘心情愿。想再和范健飞过度，是宁死不从的！’说完，又呜呜哭起来。”

熊义听到此处，起身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伸懒腰，叹道：“这女子所遇，也真太苦了！你又怎么对付她的呢？”萧熙寿道：“我就辜负她一片崇仰的心了。我父母在堂，有妻有子，又别无兄弟，此身对于家庭的担负多重，岂能轻易许诺为人报仇？并且这仇恨在她是不共戴天，在我看了，反正时诛戮满人，合全国计算不下十万。我当日何尝没手刃几个？也算不了一件大不平的事。不过，为贪图女色，戮人全家，威逼成婚，是一件可恶的事。范健飞这个人我留心记着他的名字，将来没事落在我手里便罢，万一有狭路相逢的一日，我总不放他过去就是了。若我也贪图辉璧的姿色，先取了做妾，再伙同把范健飞谋害，那我还算得一个人吗？我昨夜即将这话对她说，她也恍然大悟，不再提报仇的话，只要求允许和她做朋友，常川往来。我自然答应她。送她上了去代代木的高架线电车，我才回家安歇。今早起来，我问姓方的，如何见了辉璧那们趋避不遑。姓方的笑道：‘我在一个同乡的女朋友家遇了她，并没向她请教姓名。她找着我谈

话，亲热的了不得，时时露出轻荡的样子来。我很疑心她是个无聊的女子，背地问我同乡的，同乡的说也是初交，不大清楚她的历史。我当时就翻悔，不该说我这地名给她听，怕她找来纠缠。昨日我回家，见她果然来了，如何不作速趋避？’我便说道：‘你的朋友来找你的，你倒作速趋避，移祸江东。我若没有把持的功夫，不被你害了吗？’姓方的才回答得好笑，他说：‘我因知道你的把持功夫比我好，才请你替我挡杀一阵呢。’”

熊义大笑道：“你们这两个男子真可笑，怎么见了女人害怕到这样？”说得萧熙寿也大笑起来。正在轰笑声里，“哑”的一声，房门开了，也是一个女子跨进房来。

不知来的是谁，下文再表。

## 第一百二十二章

### 买大烟搭救秦珍 说反话挑拨熊义

却说那女子推门进来，一眼看见有萧熙寿坐在房里，也是连忙缩脚退了出去。熊义早已看出是秦家的二姨太又来了，知道又是秦珍教她来，请自己去与秦次珠会面的。熊义是已与鸠山安子定了婚约的人，如何肯再去敷衍秦次珠？萧熙寿见有女客来了，起身告辞。熊义忙向他使眼色，教他坐着不走，自己跑到房门口，对二姨太说道：“对不住你，我有客来了，正议着要紧的事。你有甚么话，就请你在这里说罢，不便请进去坐。”二姨太一听这话，又见熊义神气怠慢，把来时的兴致冷了半截。哼一声，折转身就走。熊义终觉过意不去，追着拉住，陪笑：“好太太，不要生气，我委实有客，议着紧要的事。为的是怕你不高兴和面生男子坐一块，才不敢请你进来坐。你要生气，就误会我的用心了。”二姨太将手一摔道：“拉住我干甚么？你有客，我不是客？你有紧要的事，我是没事的？三丫头得罪了你，我又没得罪你！千错万错，来人不错，我真犯不着受你的冷淡样子呢。放我走罢！”

熊义此时心里虽爱上了鸠山安子，不怕得罪了二姨太，但由她是这们赌气走了，一则有些于心不安，一则也是不放心，不知她来到底为甚么。两步抢到门口拦住，作一个揖说道：“你真和我生气吗？你想骂，骂我几句；你想打，打我几下。只不要生气。我又不是个傻子，你待我好，如何不知道，敢冷淡你么？我岂是这样一个不通情理的人？”二姨太见熊义拦住陪不是，忍不住嗤的一笑，伸手在熊义脸上轻轻的揪了一把道：“你生成这般油嘴，临时可以说得出几方面的话。你留你一点不是，向三丫头去陪罢，她才是你要紧的人呢！”熊义道：“老糊涂了的秦胡子，是这们说罢了，你如何也是这们说起来？老实说给你听罢，你若又是为

三丫头来找我，就不必开口。我干完了我的紧要事，自然会到你家来。找我是不去的。”二姨太笑道：“你这话才说得稀奇，不是为三丫头的事，难道为我的事不成？你既存心不去，我本也不必开口了，让我走罢！”说着，把熊义推开要走。熊义仍拦住说道：“我去虽不去，但你既来了，何妨把话说出来。我们和你陪不是，还要跟我生气吗？”二姨太笑道：“怪我跟你生气？你自己教我不要开口，又没留我坐，我怎么开口，怎么不走呢？”熊义笑道：“你又向我放起刁来了，罢，罢！你说，三丫头毕竟怎样了？”二姨太拍手笑道：“何如呢，到底不放心么！在我跟前假撇清。哈哈，索性再多装一会，就不会露出马脚了。你不想想，我既来了，岂有不将话说明就走的？就这们关心，迟一刻也等不及？好，说给你听罢，不要害你再着急了。三丫头自你前日走后，她找不着对手，寻了胡子闹个不休，把胡子气得昨日整天的起不得床，气满气痛，和要去世的人差不多了。大少爷不该三丫头气病了胡子，拿起老大哥的架子去教训她，倒把大少爷的衣也撕破了，脸也抓坏了，几乎闹得天都要塌下来了。胡子在床上听得，反把大少爷叫到跟前，尽肚皮数责了一顿，骂得大少爷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跑到外面去歇了，此刻还不曾回来。胡子更加气恼，气促的转不过来；昨夜我和大姨太整夜没有合眼，替他捶捶捻捻。他的大烟戒断几年了，此刻一气，忽然发起老瘾来，也学着大少爷的样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还加上几个呵欠。”

熊义笑道：“你还在这里闹玩笑，人家病的要死了。”二姨太鼻子一缩，冷笑道：“死也好，活也好，不干我甚么事，我又没把气他受。三丫头是他的性命，他还没做皇帝，三丫头就封了王了。莫说受气是该受的，就为三丫头送了性命，也是该送的。”熊义笑道：“不要再发牢骚罢，他发了老瘾怎么样呢？”二姨太道：“有怎么样，教我来找你去，看你弄得出大烟来么？”熊义“哎呀”了一声道：“日本那像内地，到处可弄得出大烟？这日本那有抽大烟的人？我去也没有法子。”二姨太道：“你不抽大烟，这里就弄得出，你也不知道。你没办法，去多找几个朋友问问。胡子的老瘾发了，没大烟便活不了命，你真望着你丈人活活的瘾死，也不尽尽人事吗？”熊义笑道：“你这人说话也颠三倒四了。你刚才说胡子死活不干你的事，此刻又缠着我去弄大烟。”二姨太笑道：“你怎能比我？胡子一死，三丫头的嫁妆要减去一大半，你舍得了这一注大妻财吗？”熊义打着哈哈道：

“原来如此。尽管把秦家这一点家私，连胡子的养老费都陪做嫁妆，我姓熊的也没放在眼里。是三丫头这般性格，我愿倒赔几万，请她另择高门。你也太小觑我了。”二姨太道：“我是一句笑话，你不要认真。你还是朝胡子看，去替他设设法子罢！”熊义道：“我去替他问几个朋友，弄得出时，立刻送到你家来；弄不出，却莫怪我。”二姨太不好再说甚么，只得照着言语，回去复命。

熊义转身进房，萧熙寿问道：“甚么女子，倒吓我一跳？推门进来，缩脚退出去的情形，正和昨日辉壁初见我时一样。我只道又是她来了。”熊义摇头道：“这是我同乡姓秦的二姨太。可笑，在日本也想抽鸦片烟。你看这里那有这东西！”萧熙寿道：“鸦片烟这里怎么没有？只问你要多少。”熊义吃惊道：“这里也有鸦片烟吗？你情形又不熟，怎么知道的呢？”萧熙寿笑道：“情形一辈子不会熟的吗？在日本要找这东西，越是情形熟的人越找不着。你道是个甚么道理？”熊义道：“那无非是怕情形熟的人知道了，去警察署报告，除此还有甚么道理？”萧熙寿道：“不然。你们懂得日本话，情形熟悉的人决不会到那里去。只我们不懂日本话的，去那里便当些。神田不是有个中国剃头店吗，你去那里剃过头么？”熊义道：“听说那地方脏死了，谁去那里剃头！”萧熙寿道：“是吗，你们不去那里剃头，自然不会知道有大烟。他那楼上有四盏烟灯，三杆烟枪。大土、云土及各种烟都有。”熊义喜道：“这是秦胡子命不该绝，偏巧遇了你在这里。教我去问，从那里问得出？一辈子也不会问到你跟前来。你在那楼上吸过么？”萧熙寿道：“我素不吸那东西的。有个熟人每天去吸。我的耳痒得很，两三天一次，去那剃头店挖耳，没一次不遇着他。见他又不是剃头又不挖耳，脸上的烟容和铺了一层灰相似。再看那剃头店的老板，也是满面灰尘之气，不由得疑心起来。把那熟人拖到无人之处诈他一诈，就招了供。我要他带我到楼上去看，他起先不肯，被我纠缠不过，只得带着，做贼一般的轻脚轻手摸到楼上；一股鸦片烟气味冲鼻透脑，我几乎吐了出来。举眼一看，那烟就和失了火似的，迷迷两眼，一些也看不出人影子来。仔细定睛，才见有几点火星埋在烟雾里面，原来就是几盏烟灯。横陈直躺的，几个半像人半像鬼的东西，两个共拥着一火星，在那里呼呀呼的喷出烟来。熟人问我吸不吸，我连忙说，饶了我的命罢，还说吸，只闻了这一房子的烟气，不是极力忍住，早已吐出来了。”

熊义笑道：“神田那样冲繁疲难的地方，怎么警察也不过问，一任那些烟鬼吞云吐雾？”萧熙寿道：“我不也是这们问那熟人吗？他说中国人的事，日本警察管不了。我也不知道他这话怎么讲。日本小鬼差不多要跑到中国内地去管中国人了，中国人到他国里，怎的倒说他管不了？”熊义笑道：“怎得谓之管不了？你不知日本小鬼多可恶，他见神田方面中国人住的多，又多不懂日本话，每每闹出乱子来，警察拿了没有办法。他说那些中国人是化外顽民，只要不妨碍公安，懒得理会。如中国人和中国人口角相争，闹到警察署去，他不问两造理由曲直，大家给一顿骂。因此，你那熟人说管不了，就是这们管不了的。”萧熙寿道：“中国人是巴不得小鬼不过问，好随心所欲，无所不为。怪不得上野馆里面，麻雀也有，牌九也有。”熊义点头道是，又道：“秦家托我的这事，你既有门道，就请你替我辛苦一遭何如？”萧熙寿见熊义托他去买鸦片烟，连忙摆手道：“这差使我不敢奉命，你已知道地方了，你自己去买来就是。坐电车来回，不要二十分钟。”熊义道：“我不是没工夫，也不是图懒，剃头店不认识我，未必肯卖给我。秦家等着要吸，索性不听说有处买，也就罢了。”萧熙寿道：“剃头店我也不认识他，本是贩卖这东西，不过表面上稍为秘密一点，你去我包管你买得着。”

熊义知道萧熙寿的脾气，是个最厌恶下流的人，便不勉强，留他同在家用过午饭，萧熙寿自归大熊方。熊义只得带了些钱，乘电车到中国剃头店来。这剃头店，熊义不曾到过，在神保町一个极小极龌龊的巷子里面。仅有一间房，嵌了几面破损不堪的镜子，照得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，这便是理发的地方。楼上一间六叠席的房，设了三个烟榻。熊义见巷口上悬着“中国最优秀理发处”的招牌，估料着在这巷子里面。一边抬头看牌字，一边提脚向巷子里走。才走了两步，脚底下一软，来不及抽脚，已陷了一只下去。不是熊义人高腿长，怕不栽了一个跟斗。拔出脚来一看，连靴子带裤脚都是污泥，原来是一道小阴沟，上面用木板盖着。从前这巷内行走的人少，木板嵌在沟上，丝毫不动，踩脚很是实在。近来加了个中国理发处，更搭上一个大烟馆，来往人流川不息，渐渐把木板踩得离了原位，熊义的身量又重，一脚踏去，木板翻转过来，自然把脚陷了下去。熊义见沾了一脚污泥，连在地下甩了几脚。沾牢了，那里甩得掉？急得熊义恨了几声，望着阴沟发了一会愣。只好提起泥脚，向理发处走来。

进门见有三四个人坐在破镜跟前剃头，熊义认识一个是会芳楼料理店的账房，叫江维明。熊义常去会芳楼吃料理，因此彼此都认识。熊义正愁找不着熟人，怕理发店不承认有大烟卖，见了江维明，心里欢喜，忙点头打招呼。那店伙只道熊义是来剃头的，车转一张垫靠都开了花的螺旋椅，用手巾扑了扑椅上灰尘，等熊义坐。看江维明正立起身和熊义攀谈，便呆呆的站在旁边等候。江维明笑问熊义道：“这般寒冷的天气，先生也来这里理发吗？这地方虽不比日本大理发店清洁，招待却还殷勤，毕竟是本国人，亲切有味。”熊义笑道：“我刚剃头不过两日……”那店伙不待熊义往下说，凑近脸来，低声下气的问道：“先生是要修面么？我老板最是会取耳。”熊义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话，仍向江维明道：“这店里的老板，你认识么？”江维明指着门口说道：“在那里替人挖耳的就是老板。”熊义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人，正开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聚精会神的挖耳。头上光滑滑的，一根毛也没有。穿着一件青灰布棉袍，和脸上一股油烟颜色，一望就知道是个烟鬼。

在熊义的势利眼中，见了这种人，也就不愿去找他交涉。便将要买大烟的话向江维明说了，托他去问。江维明听了笑道：“这不是容易的事么，先生是要挑膏，还是要买土呢？”熊义道：“自然是挑膏，买了土，没器具来熬也是白买了。”江维明即喊了两声老板。那光头停了手，两眼都开了，转脸望着江维明；江维明举手招了一招，老板一手擎着个竹筒，一手拈着枝铁夹，跑了过来，笑嘻嘻问甚么事。江维明道：“照顾你一桩生意。这位熊先生要挑烟膏，是一位极好的主顾。”光头打量了熊义一眼，殷勤问道：“先生用得着多少？在这里吸么？”熊义摇头道：“不在这里吸。我没有买过这东西，是怎么个价目？”光头道：“我这里有三种烟膏，听凭先生选择。在这里吸，烟灰归还我。大土膏三块日钞一钱，红土膏一块八角，云土膏一块六角。先生既要挑膏回去吸，每块钱加二角就是了。江先生介绍的好主顾，不比别人，看先生要那一种，用得着多少。”江维明道：“他吸过了，把灰退给你，两角钱可以不加么？”熊义抢着说道：“谁还有工夫来退灰，要加两角就是两角罢。”江维明道：“吸过了的灰，先生横竖拿着没用，一两大土膏白丢了六块钱呢。”熊义笑道：“六块钱有限的事，就给我一两大土膏罢。”把那光头喜得浑身没了气力，问熊义带盒子来没有。熊义道：“我那有鸦片烟盒？随便你拿甚么盛了就是。”

光头正待跑上楼去，那个坐着等取耳的人，等的不耐烦了，就放在门口的小台子上，一巴掌拍得震天价响，骂道：“你这秃驴！这般欺人吗，我难道不给钱的？丢了我去奉承别人，这还了得！”光头听了，吓得连忙转身向那人陪不是。那人唧唧啾啾，那里肯依？说光头欺人太甚，耳也不要挖了，钱也不肯给，拿起帽子就走。光头不敢问他要钱，一个店伙不依，拦住那人去路道：“先生剃了头，如何不给钱？”那人见拦住去路，举起手要打店伙，口里骂道：“你们想要钱，就不应是这们轻侮客人！我原是没钱才受轻侮，受了轻侮仍得出钱，任你凭着谁说，看可有这道理？”店伙尚要辩论，光头将店伙拉了进来，那人便扬长去了。光头道：“他就拿出钱来，也不过一个小银角。他常来这里剃头的，每次没多给过一文。他还要洗香肥皂，打花露水，按摩挖耳，缺一就要生气了。这回赌气走了，最好下次去照顾别人。”说完，请熊义坐着，自上楼去挑烟。

江维明仍坐下理发，笑对熊义道：“刚才闹走的那人，先生不认识么？”熊义道：“没见过。”江维明道：“我见他闹的次数多了，在我那料理店里也闹过二遭。有一次我去源顺料理店拨账，又遇着他在那里闹。那回他却像是喝醉了酒，闹事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。他同着三个朋友在源顺吃喝，下女送上账，整整的六元。本不是他的东，他见了却不愿意，说怎么不五块九角，也不六块一角，有这们巧，刚刚凑成六元的总数？这账开得有些作怪。便教他那做东的朋友不要给钱，一同下楼来找账房再算。账房只得算给他看，果然数目不对。那账房的写算本也太不行了。其实算错了不要紧，人家既来质问，当面认个错，算还给人家，也就没事了。谁知他不认错，倒说：‘我这里生意忙，小处错进错出，都是免不了的。先生高兴给，多给几个，不高兴给，少给几个，没工夫只管算来算去。’那里还成一句话呢？说得四个人都鼓噪起来。惟有刚才那人闹的最凶，定要账房说出个高兴不高兴的理由来，又说：‘我一文也不高兴给你，又怎样？’谁知那账房又说错了，道是你们红口白牙吃了酒食，只要好意思不给钱便不给，也没甚么了不得。这几句话倒说得四个人同时大笑起来，齐声道：‘好大口气的账房，我们一些也没有不好意思。既承你的大方，我们只得少陪了。’那账房睁眼望着他们大摇大摆的走了，倒是真不好意思追上去讨取。后来我打听得欢喜闹的这人姓罗，单名一个福字，在此留学多年了。”



熊义见光头手中端着一个三寸多高的明牛角盒子，正来到跟前，便不和江维明答话了。接了烟膏，掏出钞票来，数了三十六元，光头欢天喜地的收了。熊义见盒子没盖，只得托在手中。好在日本普通一般人都不曾见过这东西，看不出是甚么。

熊义乘电车，先回到家中，教下女洗去靴子上污泥，自己进房更换衣服。见桌上放着一张小名片，只有寸来长，七分来宽，心想：这不是一个艺妓的名片吗？急忙拿在手中一看，才后悔心里不应乱猜。原来是鸠山安子的名片。跑出房，叫着下女问道：“有女客来过了，你怎么不向我说？”下女愕然道：“没来甚么女客呢。”熊义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没来女客，这名片从那里来的？”下女望着熊义手中道：“呵，不是女客，是一个下女。也没对我说甚么，只问熊先生在家么？我说不在家，她就交了那东西给我，教我放在熊先生桌上，不用说甚么，熊先生自然理会的。我便照着她的话放了，还教我向先生说甚么哩？”熊义不做声，揣了名片，端了烟盒。下女已将泥靴洗刷干净，匆忙穿上，向秦家走来。

他也不进秦次珠的房，直到秦珍房门口。在门上敲了两下，即听得秦珍在房里咳嗽得转不过气来。二姨太推开门，见是熊义，笑问道：“弄着了没有？这里只差一点儿要断气了。”熊义笑着点点头。进房见秦珍伏在睡椅上，双手抱着个鸭绒枕头，贴在胸口，旋咳旋喘。大姨太不住的替他捶背。熊义将烟盒交给大姨太道：“烟是弄来了，但不知道好不好。”秦珍始抬头来望着，伸出手道：“给我看看，亏你在此地居然弄着了这东西。”大姨太见秦珍的手发颤得厉害，恐怕倾了出来，送到他面前道：“就从我手里看看罢！”秦珍用鼻孔嗅了几嗅，点头道：“还好，带一点儿酸香，好像有大土烟在内。”熊义笑道：“真是老眼不花，我原是当大土烟买来的。”秦珍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烟具一件没有，怎生吸得进口？”二姨太笑道：“烟具怕不容易吗？不过要将就一点，不能照内地的样，有那们款式。”秦珍听了，张开口望着二姨太嘻嘻的笑道：“我老二的主意最多，你有甚么法子，只要能将就进口，也就罢了，讲甚么款式！”二姨太向熊义道：“你得替我帮忙，我一个人办不了。”熊义笑道：“我又没抽过大烟，知道怎生帮忙？”秦珍连忙伸手去推熊义道：“老二教你去帮忙，你去就是，不要再耽搁了，我实在气满的难过。”

熊义只得跟着二姨太出来。到厨房里，二姨太顺手拿了个扫地的帚，